

分配至关重要

经济学无法对分配问题避而不谈——而经济学必须为其他学科的见解留有余地

本雅明·阿珀鲍姆



照片：DENNO BACVIC

去的十年中，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研究明显增多。

正如经济学家们已了解到要利用更多的知识来增进对世界的了解一样，正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需要设法改善金融市场不完善之处一样，他们正在认真研究如何应对复杂的分配问题。

经济学长期以来对繁荣背后的分配问题漠不关心，这牺牲了少数群体的利益。

然而，作为经济学学科的细心观察者（尽管是透过窗户看进来的局外人），我认为要讨论这些问题，似乎仍然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许多经济学家对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一直持怀疑态度。许多人不愿触碰他们认为带有规范性质的问题。这些疑问和疑虑相互交织，导致经济学忽略了其他学科的见解，也造成经济学自身缺乏多样性。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繁荣背后分配问题漠不关心，这牺牲了少数群体的利益。因此，也不难得出，如果经济学科更加多样化，那么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假设会冒犯一些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句名言，他坚定地认为：优秀经济学家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能带有政治观点。但弗里德曼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兴趣、方法和结论都来自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但社会不安的时代。工业革命后经过 250 年的发展，全球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世界人口将近 80 亿，丰富的物资资源足够使每个人都能过上前所未有的舒适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而这主要是因为分配造成的。

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正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并威胁着自由民主。经济学家们往往对公共政策制定具有深远影响，他们在分析分配不公问题、研究其后果以及制定补救措施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过去的半个世纪也已积累了大量数据。在过

百家争鸣有时会让问题越辩越清，但有时也会制造混乱，因为新的声音会挑战人们先前已经确信的观点。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也使问题更加清晰：它让我们明白，哪些事情我们并不了解。

平等与效率

不平等属于经济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对机会的分配、商业周期的运行机制以及创新步伐都有重大影响。不平等会使公共政策遭到扭曲，增加寻租精英阶层以及寻求援助者的力量，同时会削弱对教育、基础设施和研究进行公共投资所需要的共同目标感。

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通过再分配政策解决不平等，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经济学家亚瑟·奥肯 (Arthur Okun) 称之为一种“重大的权衡”。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而乘机研究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消除不平等的唯一希望。近期的一些研究 (包括乔纳森·D. 奥斯特里 (Jonathan D. Ostry) 及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同事 (Ostry, Loungani 和 Berg, 2019 年) 进行的相关研究均发现，严重的不平等实际上会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即使是那些认为这些证据令人信服的经济学家，也会在向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时，犹豫是否应将分配问题考虑其中。用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Lyndon B. Johnson) 和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两任总统顾问查尔斯·舒尔茨 (Charles Schultze) 的话来说，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将自己视为公共政策辩论中“支持效率的一派”。原因之一就是，在提倡效率方面，经济学家认为自己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利益。曾就职于奥巴马政府 (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的迈克尔·格林斯通 (Michael Greenstone) 曾表示：“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所有人就都只会追求狭隘的自我利益，而没有人愿意为效率发声。而‘效率’事实上代表了‘每个美国公民’

的利益。”过去半个世纪的种种事实有力地说明，仅仅提倡效率并不能为普通人带来最好的结果。但是经济学家扮演的角色具有真正的价值，无人可以替代。因此，对减少对这一问题关注所带来的后果有些许犹豫，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仅如此，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不愿介入经济产出的分配问题，他们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辩论。结果往往是，经济学家们在应对分配问题上十分狡猾——他们会指出实施更有效政策来实现平等分配的益处 (不论这些益处具体是什么)，同时又表示最终的详细分配方案都需要由政客们敲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 (Paul Romer) 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 (Romer 2020) 中指出，经济学家应该“在政府官员向其寻求规范性问题的答案时说‘不’。”

我知道罗默这一建议的吸引力何在。对于要得出具有操作性结论的学科而言，自负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自负甚至也许是必要的：毕竟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出选择。但在降低潜在损害方面，自负明显颇具吸引力。

问题在于无法避免做出规范性判断。

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赞成取消最低工资法。1987 年，我的前辈们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赞成废除最低工资法的社论，理由是“经济学家们实质上已达成共识，即：最低工资的想法已过时。”这完全是对经济效率所做的判断。经济学家并未假装其已考虑了有关最低工资的其他论点。但是，他们从效率出发提倡这种政策变化，隐含地贬低了这些论点。(而且，实际上，这种效率论点甚至也是错误的。几年后，两位经济学家采取了激进的方法——他们收集证据并得出不同的结论。美国工人仍在承受着相关的后果。)

即使是真诚地接受相关论点而回避分配建议的经济学家 (尤其是真诚地接受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也必须认识到，实际上，他们正在将分配问题排除在公共辩论之外。要真正关注分配问题，就应该将分配问题作为一项主要政策目标，而不是将

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丰富了经济学内容，但这么做的目的不应是创建某种混合的超级社会科学。

其视为需要补救的副产品。

当经济学家们主张实施某项政策并称其会带来广泛益处时，如果并不存在一种能广泛分配这种益处的机制，则经济学家们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在主张贸易协定时，经济学家通常会计算净收益，却迟迟不去解决其分配问题。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几年前曾告诉我：“经济学家的观点总是赢家可以补偿输家，但赢家从未兑现过。”例如，1998年，赫菲 (Huffy) 公司为了满足沃尔玛对廉价自行车的需求，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但该公司此前每年在俄亥俄州的塞利纳镇制造约 200 万辆自行车。原本属于赫菲工人的停车场现已盖起一座新的沃尔玛，而塞利纳镇 (以及美国各地) 的每个人都可以买到便宜的自行车。这些工人们已经失去了工作，但沃尔玛却几乎没有兑现补偿失业工人的承诺。总而言之，为了“人民”利益的倡议，常常以漠视人民的疾苦而告终。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借鉴

本文并不主张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产出的最佳分配提供全面的指导。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但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例如，经济学已经纳入了心理学的见解，吸收了研究经济活动空间维度的人口学家的真知灼见，也受益于对经济思想演变的考察。但其最终目标并不是创建某种混合的超级社会科学。

相互借鉴的目的，是为其他观点留出余地。通过重视分配的重要性以及考虑其他学科知识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好的指导。

例如，一项令人不安的心理学研究表明，经济不平等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绝对贫困。这一

见解并不容易纳入经济模型中，也不需要这么做。关键问题是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如何将这一信息与经济分析共同考虑在内。

俗话说，科学家分为两种，即：试图了解世界的科学家和试图改变世界的科学家。经济学的性质无疑将经济学家归入第二类，但是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总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把分配问题当做一个独立问题，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这因而往往会限制经济思想发挥其有益作用。发展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 (Gustav Ranis) 注意到，许多经济学家在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时存在困难，因为这些国家将本应优先考虑的事项排在了后面。经济学家强调效率是公共政策的最重要目标，同时将政治稳定和平等分配视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拉尼斯认为，应该将顺序颠倒过来。人们首先必须认同政策有利于平等、稳定，然后才可能支持提高效率的措施。

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无论你认为自己对世界有多么了解，你仍然需要说服他人来聆听你的见解。FD

本雅明·阿佩尔鲍姆 (BINYAMIN APPELBAUM) 是《经济学家的时刻：假预言家、自由市场和社会断裂》的作者，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编辑部商业与经济学方面的首席作者。

参考文献：

Boushey, Heather. 2019. *Unbound: How Inequality Constricts Our Economy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stry, Jonathan D., Prakash Loungani, and Andrew Berg. 2019. *Confronting Inequality: How Societies Can Choose Inclusive Grow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ayne, Keith B. 2017. *The Broken Ladder: How Inequality Affects the Way We Think, Live, and Die*.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Romer, Paul. 2020. "The Dismal Kingdom: Do Economists Have Too Much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